

最原生态、最强悍的研究生生活写真

当代研究生的爱欲情愁

有多么彪悍 就有多么伤感

研究生

叶倾文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研究生

叶倾文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研究生/叶倾文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ISBN 978-7-80765-645-6

I. ①研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5297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7.875
字 数	173 000
版 次	201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和大学相比,研究生的课少得让人惊悚 ——1

那时匪哥留着一头长发,邋里邋遢,满脸匪气。而且匪哥的匪气还有理论指导,他的书架上摆满了《希特勒》、《拿破仑帝国》、《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》这类匪气浓重的书。

二 夜空如此宽阔,却盛不下我心里的幸福 ——15

后来我被她的这三个问题折腾得皮厚了,不管她问哪个问题,也不管她怎么问,我一律回答:“我爱你。”这招看似无赖,其实最有效,既不费口舌,也不得罪她。匪哥说得对——既然女人是不讲道理的,那就别讲道理了,只管要流氓好了。

三 追女生比追小偷要难得多 ——39

我点了根烟,循循善诱地开导阿刚:“那她为什么跟你说她要备课呢?这个就是女孩子的含蓄,她婉转地告诉你她不想出来。然后呢,她当然希望你也能同样婉转地明白她的意思,这样两人就可以把那层薄薄的纸依然留在那里,继续维持着纯洁的师兄妹关系。”

四 我不要你这么没出息

——71

我灭掉烟,看着他:“你太高估我了,我对她的感情值不了五十万块钱。我寒酸的时候,可能只能带她去吃几块钱的麻辣烫,我对她的感情就值那么多——但是我希望你清楚,我对她的感情是不出售的,即使它很便宜,但是对我却很重要。”

五 人的一生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长

——102

在庞大的生活中,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,我因此而感到充实。地铁时而在黑暗中穿行,时而在阳光中穿行,正如生活一般明暗相间。

六 开始一种诡异的生活

——167

那晚以后,我开始了一种诡异的生活,虽然仍然和原田在一起,但是我经常偷偷去那栋别墅和沈樱见面。见了面之后两人往往不停地做爱,每一次做爱都像生死离别一般,因为我们谁都不确定第二天是否还能够见到对方。

+ +
一
和大学相比，
研究生的课少得让人惊悚
+ +

1

人才是什么？当所有人都认定你是一个废材的时候，你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件事，证明和你相比他们才是废材。这样的人就是人才。

——《匪哥语录》

研究生的开学典礼当天，学校的篮球馆里乌压压坐满了新入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，主席台后的投影幕上打出了几个红色的大字：上海××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典礼。

我看看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群，不是研究生就是博士生，感觉

自己放在这里,也就是马蜂窝中的一只新马蜂罢了。

研究生处的王处长有力地举着右手培养新马蜂的骄傲感:“我们学校上一届博士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,研究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三。为什么研究生的就业率没到百分之百呢?”

众马蜂翘首等待,王处长为了进一步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特别停顿了一下:“难道是找不到工作?那些中学抢着要他们!但是他们宁可不找工作,也不愿意进中学!”

众马蜂一片欣然的笑声。我暗自琢磨:看这架势,我以后总能进一个大专当老师吧?

正面教育结束后,几个大牌领导退场了,研究处的副处长留了下来接着给新生做思想工作:“有些事情呢,刚刚领导在,不太好讲,这里呢,给大家强调一下。我们很多同学呢,都是外地来的,有的已经结婚了,到了这里之后呢,要开始新生活了——但是呢,开始新生活并不表示要抛弃原来的生活。”

这话就有意思了,底下的新生也开始活跃起来。副处长配合现场气氛,也笑了笑:“这个事情呢,我们每年开学典礼的时候都会强调,但是基本上一过寒假,就会有女同志从外地赶过来,哭哭啼啼地找到我,告她老公的状。”

话一讲开,底下的新生也不顾忌了,哗啦啦笑了起来。副处长接着说:“每年讲的时候,大家都会笑——但是你们看,就在你们之中,就会有人出这样的问题。”

坐在我旁边的匪哥捅了我一下,嘿嘿笑着说:“看好吧,哥哥就是这种人才!”

他的坦荡无忌让我心里一乐。那一瞬间,我跑神了,把自己既往

的人生飞快地检点了一下,想看看自己算是哪种人才。

我出生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。当时我的父亲远在边疆,握着钢枪为祖国放哨。外婆发电报把我出生的噩耗告诉了他,父亲喜极而泣之余不忘本职工作。他想到祖国的边疆虽然有他保卫了,但是祖国的海域面积宽广,他无法分身保卫,于是给我起名“海帆”,期望我长大以后能接过他手里的枪,护卫起祖国的大海。

六岁那年母亲带我去打防疫针,我对针头惧怕万分。母亲鼓励我说,你长大不是要当海军吗?海军怎么会怕打针呢?

打完针以后,虽然我还叫郑海帆,但是我对从父亲手里接过那杆枪不再有丝毫的兴趣。我那时唯一感兴趣的是在晚上把屋里的小凳子搬到院子里排成一排,然后独自躺在上面看星星。由于经常面对浩瀚的星空沉思,导致我的思维从小就天马行空。我曾经在放学后偷偷把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带回家,用砖头把里面的粉笔砸成碎末,然后掺上水,成功做成了一根长达一米的粉笔。第二天老师焦急万分地寻找粉笔时,我一脸兴奋地把那支巨型粉笔送给她,结果被她痛骂了一顿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老师让我们以《我的理想》为题写一篇作文。同学们洋洋洒洒,立志于科学家、司令员、清洁工、董存瑞等等。评讲作文时,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,让我当着全班同学读一读自己的作文。我那篇作文的中心思想就一句话: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可以每天睡懒觉的人。我一边读底下的同学一边笑,我感到无比羞愧。当我看到我暗恋的那个女孩子也掩着嘴笑的时候,我终于忍不住哭了。老师循循善诱说,你怎么能把睡懒觉当成自己的理想呢?我说为什么不行?老师严肃地说,肯定是不好的,这是一种思想堕落的表现!

从那以后,我只能把我的理想深埋于心中,我和周围的人失去了共同语言。

读高中的时候,我们住宿生每天早上六点钟都要爬起来跑步,这导致我的睡眠严重不足,经常上课打瞌睡。有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宿管老师,为什么一大早要跑步?宿管老师说,因为你们锻炼好身体才能好好学习。我说,我因为每天早起经常上课打瞌睡,没法好好学习,再说我经常打篮球,用不着跑步锻炼。宿管老师说,打篮球归打篮球锻炼,跑步归跑步锻炼,不一样。我说,我能不能多打打篮球,不起来跑步?宿管老师说,不行,这是学校的规定。我说,但是学校的这个规定不适合我。只有小学文化的宿管老师笑了,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话:“那也没办法,谁让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?”

大学生活的操蛋性与自由性让我逐步活泼起来,我感到自己压抑已久的天性得到了释放,这直接导致我几乎每学期都要挂科。四年后我带着一塌糊涂的专业成绩回家乡进了一家公司工作。在工作中我越来越发现,我和周围人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。二十三岁那年我终于发现,这个社会就是按照周围那些人的思维方式在运转,这让我感到万分沮丧。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让我愈发怀念校园生活,我开始像老鼠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偷偷考研。压抑感让我学习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,我当年就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。

匪哥大名吴河城,是东北和山东的混血儿,睡在我对面的上铺,挂着一顶从大学时代带过来的蚊帐。那顶蚊帐早已惨不忍睹,七荤八素的,被匪哥在大学里挂了四年都没拆下来洗过,其肮脏程度让许多人一进我们宿舍,立刻毛骨悚然地以为自己进了黑窝。这也难怪,

那时匪哥留着一头长发，邋里邋遢，满脸匪气。而且匪哥的匪气还有理论指导，他的书架上摆满了《希特勒》、《拿破仑帝国》、《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》这类匪气浓重的书。

宿舍四个人中，我和匪哥熟得最快，因为宿舍里就他和我抽烟，另外两个好孩子都不抽。好在宿舍带阳台，每次抽烟我和匪哥都很有公德心地关了阳台的门在阳台上抽。我们抽烟的时候，就天南海北地扯淡，看到楼下有漂亮女生走过去，匪哥就潇洒地吹个口哨，品头论足打个分数。

眼瘾虽然过足了，但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现实让我们非常郁闷。匪哥虽然在开学典礼那天就立志成为泡妞人才，但是久久按兵不动，常常仰天长叹，说人世间的无聊有很多种，最让人蛋疼的就是光棍的无聊了。

这句话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，简直要把他引为知己。因为和大学相比，研究生的课少得让人惊悚，我每周除了周二下午一次导师的专业课，就剩下星期一上午的马科课。马科课的全称好像叫“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”，是新生必修的公共课。第一次课去的人暴多，赶集一样把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。第二次课去的人就明显有稀稀落落之感。第三次课去了多少人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也没去。

那个头发灰白，脸上皱纹几米深的老太就知道捧着课本喋喋不休，完全不照顾下面学生昏昏欲睡的情绪。一个多月后，大概去的学生少得太不像话了，老太每次课必点名，还放出风声说要卡人。我无奈之下忍着困意去了几次，大多点完名后就偷偷溜回宿舍睡觉。

这样一来我就毫无悬念地步入了无聊人士的行列，每天除了上网、吃饭、睡觉，几乎没有正事可做。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还是个光棍，

所以当匪哥高度评价光棍的无聊时,我立刻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。

有天傍晚我去东六宿舍请一个老乡吃饭。那个老乡在读研二,当初考研的时候他帮我买过好几套往年的试卷,还跟我通了许多电子邮件解答问题,帮了我许多忙。

东六是老宿舍,建的年代早,挺破旧的。在二楼转弯处,我忽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。我屏气凝神一听,发觉不对劲,偷偷探头朝二楼走廊看——铺满霞光的走廊里,一个发型直逼鸡窝的男生正侧头靠在不远处的一扇门前。此男生以右腿为重心支点,上身半侧,耳贴门上,一动不动,使他在霞光里宛若罗丹手下的掷铁饼者。

和老乡吃饭的时候,我跟他说起这个事情,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他说他们宿舍也有鸳鸯,他要是回宿舍的时候,发现宿舍门反锁,就主动去图书馆看书,估计事情差不多结束了才回去。

我也不好盯着问这些事情,又问了他一些专业上的事情。他如数家珍给我说了些学院里几个导师的情况。有的导师是搞政治的,有的是搞学术的,还有的是在外面公司兼职的,社会面很广什么的。

他一副过来人的样子,说:“你的导师是典型的学术型,好几篇文章进《人大复印资料》了。你跟着他搞学术是没问题的,但是他不善搞人际关系,你要是指望他以后帮你找工作,基本上不可能。他带的学生都是自己出去找工作。”

听他说,我导师历届的学生出路都还不错,有进大学当老师的,有考了公务员的,也有进外企的。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半天,说到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时候,他忽然兴趣高涨:“听说你小师妹很漂亮?”

我导师这一届带两个研究生,一个是我,另一个是一个苏州的小

姑娘，叫田雪。她是应届考上来的，娇小的江南女子，皮肤很白。每次上课她笔记都记得工工整整，特别认真。

我以为他对我小师妹有意思，就问他是不是要帮忙介绍。老乡笑着说：“那就不用了，我也不缺。我是羡慕你有这个条件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再怎么，平时有个美女一起上课，总归挺爽的。”

那次和老乡吃过饭后，我上课时留神看田雪，发现她是挺有味道，特别是听课的时候，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。

我的导师姓宋，总是一脸严肃，给我们上课时喜欢一手握茶杯一手做手势。有段时间宋老师布置我和田雪一起做一份调查表，田雪到我宿舍来过几次。每次她过来匪哥都表现得异常活跃，三次异常之后，晚上卧谈的时候匪哥让我帮他牵线。

有天下课出来我试探着问田雪对匪哥的印象，田雪撇撇嘴说：“酷是蛮酷的，就是一脸匪气，一看就是个花心大萝卜。”

“不要以貌取人好吧，要不要接触一下？”

“自己接触去吧！我可没兴趣，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可不要找一个花心大萝卜！”

回来跟匪哥一说，匪哥黯然神伤，说：“妈的，女人就是视觉动物，太肤浅了，根本理解不了像哥哥这样有内涵的男人！可惜了，那么白的皮肤，只能看不能摸了。”

我拍拍匪哥肩膀安慰说：“没事，女人嘛，都是浮云！想摸就去摸墙嘛，墙更白。再说了，万一你不是光棍了，我们就不能做阶级战友了！”

然而这种可贵的阶级友情只持续了几星期就戛然而止了，有天我去匪哥抽屉里找烟，居然发现了大量的杜蕾斯。面对那些熠熠生

辉的杜蕾斯时,我这才猛然意识到,在我兢兢业业保持无聊状态的同时,匪哥已经有好几天早出晚归了。难道匪哥叛变革命了?

2

发现杜蕾斯的那天晚上,匪哥回来后我们集体逼问他。匪哥口口声声说他发奋图强,打算发篇论文,整天拿锥子戳着屁股在图书馆用功。

这个回答实在荒谬至极,湖边小卖部的老太太都知道图书馆晚上要关门的。面对我们的质疑,匪哥神态自若:“那哥哥不是买了蜡烛,到操场上夜读去了嘛!”

我只好摊牌打断他:“别唧唧歪歪了。老实告诉你,今天我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!你天天套着杜蕾斯去操场上读书?那东西能防雨,还是能防寒?难道你读的是《金瓶梅》?”

匪哥“靠”了一声说:“居然翻我抽屉,我里面有好几百万呢,赶快还给我!”

我手一挥:“自己去银行抢吧!我去你抽屉里找烟的,完全是哥伦布无意发现了新大陆。那么多杜蕾斯,你还是长期作战吧?”

逼问了半天,匪哥终于坦白,原来他以前的女朋友来上海找他了。匪哥大三的时候曾跟一个女同学非常认真地谈了恋爱。大四暑假他把她带回家了,他妈妈看那女生个子太矮,气得半死,横竖不同意,说:“我们吴家都是高个子,万一你和那丫头结婚生个矮个的儿子怎么办?我不能对不起吴家的列祖列宗,不能让吴家到你这一代变

矮了!”

匪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,那个女生还过来送他。匪哥说那天他重感冒,下了火车一点力气都没有,只好到火车站旁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,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。他女朋友就坐在床边看他,一夜没睡。匪哥半夜醒过来看到她还坐在床边哭,挣扎着起来和她又做了一次。匪哥说两人一边做一边哭,他女朋友抓得他背上全是一条条血口子。他女朋友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回去了,这边的开销太大,他两人也没什么钱,而且她女朋友在家里还有工作,也不能一直请假。

我们踩着床板噉了几声,鬼叫一样说:“老情人来啦?不会是过来复习战术的吧?”

匪哥交代完就伤感起来了,也没搭话,站在阳台上久久地抽烟。幽暗的夜色中匪哥粗犷的脸庞在烟头光中忽明忽暗,显得心事重重。

第二天匪哥居然买了一个帐篷,我还纯真地以为匪哥要带着女朋友出去旅游。

“毛线^①,哥哥下午在帐篷里干了一次!”匪哥得意地冲我扬下巴,“猜猜这个帐篷多少钱?”

“两百?”

“一百八,便宜吧?就是小了点。”匪哥把帐篷展开给我看,“我以前去北街公园看到里面有帐篷,心想这些人傻逼啊,带个帐篷来干吗,睡在里面不是闷死了?有天我听到有个帐篷里面传来‘嗷嗷’的叫床声,哥哥何等聪明,立刻就领悟了!”

我以前在北街公园也见过,但是从来没想到会是这种用途,上海

① 毛线,网络用语,相当于“鬼啊”、“废话”、“才怪”一类的意思。

不愧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。融入了大都市的匪哥给我分析说：“你想想开房多贵！莫泰、如家至少一百六，锦江一百九十八，差点的肯定也是一百往上。一个帐篷才多少钱？等于开了一次房，然后可以无数次地使用。没钱的时候要学会省钱！”

虽然帐篷很好用，但是匪哥抽烟的时候常常发呆。他女朋友住在上海这边的一个舅舅家，跟家里说是到上海来找工作。其实她只是在一个培训中心代课，一个星期只有三个晚上有课。匪哥说，他现在得过且过，只能是不做一天和尚就多泡一天妞，说不定他女朋友哪天就突然走了。

3

所谓纯真，就是女人躺在床上冲你说不要乱来哦，你问她为什么。所谓傻瓜，就是真的乖乖穿上裤子的那种。

——《匪哥语录》

有了帐篷后，匪哥在宿舍的时间更少了。我经常独自一人去阳台抽烟看美女，愈加感到光棍的无聊真是让人相当地蛋疼。

其实当时的生活虽然无聊，却也可以用“逍遥”一词来形容——除了每周一次的专业课要认真对待外，我几乎无事可做。如果能再有个女朋友，当时的生活根本就可以用“神仙”一词来形容。无奈当时的我只是感到吃烂茄子一样的无聊。

在我无聊到几乎想撞墙取乐的程度后，我托睡我下铺的阿刚帮

忙找了一个家教,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。

家教地点在韩国人在上海的聚居地闵行区,骑车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。第一天家教完出来刚骑出小区没一会儿,就开始下大雨。我一手握车把,一手撑伞,伞被吹得四处晃,全身都被淋透了。到了莲花路那边,雨太大又记错路了,骑了好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永乐电器,心想不对呀,来的时候没看到这个。这才发觉走错路了,又掉头重新找路。

好在报酬还不错,每个小时六十块钱,一个星期做三个晚上。做了家教后虽然没能改变无聊的状况,但至少零花钱多起来。

十一月份的时候,有天晚上我家教回来,匪哥一个人正坐在阳台上喝啤酒。地上乱七八糟的啤酒罐,看样子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我走过去打开罐啤酒仰头灌了几口,匪哥木头一样坐着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踢了踢椅子说:“怎么啦?酒精中毒了?”

匪哥看了我一眼,丢了手里的啤酒罐,又开了一罐,半晌冒了一句:“我女人回去了。”

他女朋友回老家结婚了,家里有个男人一直追她。她是想在结婚前和匪哥多待一段时间,现在已经不好再拖了。在上海这段时间她一直在等,等匪哥开口跟她说不要回去。

匪哥把一箱啤酒喝得精光,趴在阳台上吐了几次。我们宿舍在二楼,下方正对着宿舍楼的入口,匪哥吐的时候几个准备进楼的学生显示出万分厌恶的神情。不知道是哪个小人告的状,管宿舍的阿姨从值班室跑出来,冲我们阳台仰头大喊:“东五201,你们在干吗?”

我探头对阿姨谄媚地招了招手,回头对匪哥说:“我去处理下阿姨。”

匪哥一把拉住我，掏出钱包醉醺醺地说：“替哥哥带箱啤酒上来！”

匪哥确实喝多了，把钱包里的几百块钱全掏了出来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算了，我请你吧！”

我去洗手间拿了拖把，冲到楼下，点头哈腰给阿姨灌了一箩筐好话，吭哧了半天把地上拖干净了。阿姨在一旁喋喋不休：“都这么大的人咧，失恋了也不能这样喝酒咧！再说咧，这门口要走人的咧……”

我跑去湖边的小卖部端了箱啤酒，回来看到宿舍楼门口的地上又吐了一摊。阿姨气得脸色铁青，几个学生饶有兴趣地围在旁边看热闹。阿姨口口声声说要告诉学院。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好歹把她安抚得呼吸顺畅了。回到宿舍时，匪哥像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一样躺在乱七八糟的啤酒罐里。我费了半天劲才把他扶到椅子上，我说：“行不行啊？不是号称‘青岛不倒’的吗？！”

我们宿舍匪哥酒量最好，号称青岛啤酒多少都喝不醉。匪哥低着头没反应，我蹲下身一看，匪哥居然哭了！这是我研究生生涯中唯一一次见到匪哥哭。

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阳台上有动静。我猛然一惊，前几天刚有个宿舍被偷了东西，现在还没查出来。我万分紧张地探头朝窗外看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月光照得校园白晃晃的。匪哥裹着被子缩在椅子上，跟粽子一样在阳台上孤零零地喝啤酒。我拉开窗户，小声叫了他一声。匪哥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扬了下手，又自顾喝了。我脑袋探到窗口说：“悠着点喝呀，哪有你这样不舍昼夜的？”

匪哥木呆呆地没反应。我穿衣下床，阳台上冷飕飕的，毕竟是十